



好人宋没用

任晓雯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好人宋没用

任晓雯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好人宋没用 / 任晓雯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7.8

ISBN 978-7-5302-1689-7

I. ①好… II. ①任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23293 号

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创作出版资金资助作品

好人宋没用

HAOREN SONGMEIYONG

任晓雯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
邮 编 100120

网 址 www.bph.com.cn
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
电话 (010) 68423599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

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6.75

字 数 348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689-7

定 价 46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献给 高荣梅

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

——《圣经·马太福音11：28》

目录

第一章	1
第二章	89
第三章	233
第四章	337
第五章	437
第六章	471
后 记	515

第一章

1

宋梅用，本名“没用”。当她两岁，逢了大荒年。全家被饥饿赶逐，从阜宁摇着舢舨船，经由运河，停在苏州河畔。起先住在船里，船身开裂，就上岸来。捡几根毛竹，烤成“弓”形，搭起“滚地龙”。帆篷为顶，草苫作门，地上铺一层稻草棉絮。外头落雨，里头跟着泥泞。母亲让孩子们捡拾芦苇、麻袋、碎砖、木板、铁皮，和了泥巴，反复修葺棚顶。

怀宋没用时，母亲逾四十，生过六女三子，夭了五个。她浑身关节痛，手指发黑变形，走起路来，拖着两只扁脚，洗衣服都蹲不住了。男人揍她。一边揍，一边从后面禽她。他在外头姘了个女人，并不隐瞒。“你的屁都松了。”他当着孩子们说。

她曾掂着洗衣槌，追打那野女人。野女人奈她不得，转拿男人出气，抓破他的面皮，哭诉一场。男人步子带风地回家，见婆娘在河边洗头，一脚踢落下去。她自己扑腾上来，从此染了大喘气的毛病。

说话快快的，时或狂咳，咳得颊颐浮肿。

她把对丈夫的怨怒，转嫁给儿女。打得找不到好皮肉下手了，担心小白眼狼们记恨。便撮一碟蔗糖，烹几只红薯，筷头笃笃叩击碗沿，“妈妈自己不吃，省给你们吃。以后要待妈妈好”。孩子们抓抢着，烫着，噎着，咬着舌头，顾不得理她。她即刻心疼起口粮。

活得太腻，等死的日子又太长。风里长刺的季节，她以为终于绝经，却是再次怀上了。她骂丈夫像条野狗，只知下种。她趴着睡觉，用洗衣槌碾压肚皮，站在洼地上单脚跳。听闻吃泻药管用，便也一试。拉得肠子快流下来，那团肉依旧牢牢吸在腹中。

一日，往地头走，忽有便意，腰里一酸一酸的。探一把裤裆，果然湿了。她裂开嗓子，喊“大丫头，大丫头”。大丫头正拾柴，一听，懂了，扔了柴火，往接生婆家跑。

生产几乎要了她的命。每次宫缩汹涌，她都厉声诅咒这个孩子。男人踱进踱出，骂骂咧咧，“有力气叫，没力气生”。几个亲戚在褥边围观半日，闲闲散去。大丫头帮忙换盆水，洗毛巾。两个小的顾自玩耍。

她都意识不到。人家拖她，就坐起，人家摁她，就卧倒。使力使得眼珠快爆了。熬到第八个时辰，接生婆在她腿间依稀看见脑袋。一拽不出，便捏断孩子锁骨，缩小了，抠出来。

婴儿宋没用，瘦得肚皮一褶褶。母亲将她扔在旁边。少时，不忍，掀起自己的奶头，戳在她嘴上。父亲盯一眼乳房，它们像两挂漏得差不多了的水袋。扭头道：“她咋不吃，是不是快死了？”“死了最好，

省得费粮食。”母亲将稀汤样的奶，滴在她人中上。宋没用闻着味，双唇一嘟，活了起来。

2

夏杪，起洪水，作物殆尽。仲冬时节，族人聚会。各家口粮归作一处，反复筹算，只够吃百来天。离下次收成尚有半年。宋没用的父亲排行老大，性格最硬，被唤作“榔头”。由他出门讨生计。携妻子、儿女和老太太。带了生铁锅、燃火的玉米秆子、夜间蔽身的大芦苇席。推着独轮车，挨村要饭，往镇江去。

途经一处田地，老太太不肯挪步了，“这里风水好，让我死在这里吧”。她已活得不知岁数，却牙齿一颗不落，嚼起东西来，嚓嚓响。“人老了，没用了，让我去吧。”他们随意劝几句，留下她。一起留下的，还有宋没用。老太太将曾孙女夹在腰上，仿佛是一卷物什。

走出一二里，大丫头说，听见婴儿哭。母亲扇她一掌。又过半里，榔头甩了车把，跺脚道：“我一个大男人，难道养不活个小把戏。”返回田间。稻茬染了霜色，缟白缟白的。稗草、牛毛毡、野慈菇、眼子菜，被踩扁了，便往扁里长。榔头呼寻一晌，正欲离开，见畛边一角熟悉的土布颜色。宋没用在杂草中，睡得正死。他揷开五指，一提溜，搂紧幺女。

他们继续往前，至清江浦，稍稍安顿。榔头找不到工作。全家挤上难民船，沿长江流离。在粪便秽物中吃睡了半月，被一纸官令

驱赶回乡。族人不乐，有个弟媳说：“大哥不是最能的吗，怎就回来了，搞得大家没法活。”榔头耳轮赭红，不语。

冬天过去了，全村饿死二十几人。榔头的大儿子，到隔壁村子偷食，被打残。不肯说是谁打的。苦挨数日而亡。母亲将蜡烛包扔到床尾，踢一脚道：“该死的不死，不该死的倒死了。”土布散开，宋没用滚出来。皮肉干缩，颌骨凸棱，跟个小老太似的。母亲哭号片刻，见她不动，便抓回怀里，使力拍晃。终于，宋没用嘴唇稍稍一咧。“小讨债鬼，还没死啊。”母亲掏出乳房。

岁余，又发洪水，榔头起念离开。听闻上海遍地钞票，很多老乡都去了。有个远房表姐，已在那里安家。他向父母索了一条艖艖船，用麦秆加固顶篷。将自己那份盐碱地托给小弟。

清晨，空气疏冷，宋没用一家出发了。族人木木然，杵在岸边，渐成几条细影子。有条影子不停挥动手臂。是榔头的母亲，佝着背，缩着脖颈，仿佛脑袋直接支在了肩膀上。榔头眼睛热了，朝明昧不定的地面线，吼起一嗓子。

水声冗乏，晨昏交接，一船人忽盹忽醒。二丫头吐得满嘴苦胆汁，下巴都脱臼了。母亲一开口骂她，小儿子就笑。他现在是唯一的男孩。父母开始稀罕他，将他养得脸圆了，还把他的名字，从“狗蛋”改为“大福”。宋大福玩水、翻弄包裹、扯姐姐们的头发。实在无事可做，便趴在舷边，浸一只手，划小桨似的。河面顺着掌侧破开。那手倏然一勾，一指，“爸，妈！”

艖艖船猛烈摇晃。宋没用惊醒了，见家人往前挤。金利源码头

渐驶渐近。橈桅如林，沙船密匝匝挨挤。哗响的西洋汽轮船，让她的哥哥姐姐惊作一团。英国军舰正在入港。烟囱、炮管、彩旗、白制服水手。母亲敛了敛衣衽，鼻子憋得透不过气。父亲喊道：“大上海到啦，赚钱吃饭去！”

全家换起体面衣服，系住船，踏上陆地。身体里仍然一漾一漾，宛如趟着看不见的水。这是个油栈码头，填高之后，砌成混凝土驳岸。一桶桶洋油，等着被卸下，分运，送往各地。跳板、板车、运垃圾的马车。码头工人穿梭其间。父亲留意到，他们衫裤上没有补丁，“这活我也能干”。他的婆娘张张嘴巴，出不了声。

父亲领头，哥哥姐姐排成一列，母亲背起宋没用押后。他们仿佛一队盲人，在这光色浓酽的世界里，摸着，探着，互相牵引着。走了一段，渐渐觉出，这辈子踩过的最平坦的路，就在自己脚底下。

西行，至城墙，街市如织。篾竹街、豆市街、花衣街、洋行街、咸瓜街。街街交通，铺铺相连。口音错综，人头如麻。山东的杂粮，徽州的纸墨，杭州的绸缎，绍兴的黄酒，宁波的药品，福建的漆器，江西的陶瓷，无锡的丝棉，广东的烟草。

一切能想到的，不能想到的。颜色、声响、气味，令人应接不暇。孩子们停在“西洋百货”。牙粉盒、三五香烟盒、伦敦洋蜡烛、英国机制棉纱线团，样样新奇。店主的绸领子上，潜出一张肉脸。面皮不动，低垂的眼睑间，露一线黑眼乌珠，紧随他们移转。

柜台边，贴有老刀牌香烟广告牌，印了长衫礼帽的中国人，指着一盒烟。烟盒上是个大胡子洋人，披挂头巾，手拄弯刀，做海盗装束。

宋大福舔舔嘴唇，伸手去摸。店主蓦地动起来，拍掉他的手，巴掌一翻，作势要打。榔头奔过来，兜头一掌，替店主打了。店主甩出一句上海话，他听懂了，是骂“江北猪猡”。榔头捏紧拳头，哈了哈腰，引家人出店。

3

找到远房表姐时，天色已然玄青，楼顶镶了一丝粉。表姐穿窄袖短身袄子，不说话时，像个上海人了。她是“缫丝阿姐”，表姐夫在电灯厂，大儿当纱厂清洁工，二儿做扫地工。其余三子尚小，捡捡木柴。打算把四儿送去读书，其余都进纱厂。

榔头听着，默想自家前景。婆娘不停调整姿势，仿佛那把桐木椅子，硌得她骨头痛。孩子们缩头缩脑，失了魂似的。唯有宋没用不怯，在大人脚边蠕爬。

表姐夫高瘦，一大管鹰钩鼻，使得面相凉薄，“我是爽快人，有话直说，”他抽抽鼻子，“工厂招人蛮挑剔的，喜欢年轻的，识字的，你夫妻俩条件差些。再讲了，上海这地方，其他都好，一样不好，就是屁股挪一挪，都要花钞票。学手艺啦，给工头送礼啦，对了，还得和老乡花费结交吧，否则谁来介绍你。夯不郎当加起来，少说三四十块银元。”

榔头不语。

表姐道：“你们有条船，要不先住药水弄。那里老乡多，找工作容易。实在不行，乡下土地还在，回头也有个退路。”

榔头仍不接话。一时安静。宋没用钻到床底，推开痰盂盖子，探头啜饮。表姐拍她一下，拖将出来。榔头突然站起，稀里哗啦的，抓起几件自家的物什，顾自往外走。他婆娘“喂喂”两声，只得也站起，“姐啊，我们走了，别送别送。大福，糖拿好，谢谢表姑姑”。抱起宋没用。大丫头二丫头拿了余下行李。宋大福揣起两块梨膏糖，怕姐姐们抢，一径跑到前面去。糖放久了，糖纸粘连。他剥几剥，剥不开，便连糖带纸头，塞进嘴里。

榔头已冲出老远，嘴里乱骂，“禽他妈，狗日的，臭婊子养的”。忽听表姐喊他名字，便立住，傲然挺起身板。

表姐喘吁吁追来，“你肯定心里怪我，我也没办法。很多亲戚找上门，有能力就帮了。你看这城里房子，租金贵得要死。我家十平米不到，花掉一大半工资……”

他摆摆手，示意别再说。

“你走得太急，我刚想送点东西，表表心意的，”表姐把一只煤油炉放在地上，又将两小包交给表弟媳，“三五件旧衣服，我家小囡穿过没几天。”

榔头道：“还给她，咱们啥都有。”

婆娘嘿嘿笑。

“知道你们有，再拿几件，也不吃亏呀。”

榔头冷着脸，不吱声。婆娘让大丫头收好衣服。

表姐道：“你们今天吃过饭吗，本想留你们吃饭的，”不待回答，又道，“上海流氓多，你们多当心。尤其十六铺陆家石桥那里，警察

也管不了。”

“怕什么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，”榔头扭头呵斥婆娘，“怎么还不滚，杵在这儿讨人嫌。”

妻儿们快步跟住他。出了弄堂，扭头回顾，表姐已不在。婆娘顿时慌了，迷路似的，兜兜转。几个孩子跟着转。榔头吼道：“乱个屁，都给我往前走，别朝后头看。”

他们过南京路，沿外滩，几次搞错方向。霓虹渐次明亮，闪烁流转。榔头感觉不真实，继而自卑了。他往暗地里溜。一刻怕家人失散，下令跟紧些；一刻担心过于瞩目，又命分散开。时或呵一声：“东西都拿好，别丢了。”渐走得疲乏。满面油尘，脚步错乱。婆娘又喘又咳的。宋大福更是眼皮一搭一搭，几次撞到电线木头。

回十六铺，找到自家艖艖船，已是后夜。榔头举棹，向着西北，越划越荒阔。臭味浓稠起来，仿佛船底流的不是河水，是隔夜尿溺。婆娘忍耐不住，问去哪里，回不回老家。他说：“回去？除非我死了。”

苏州河折了一弯，浮现大片艖艖船。岸边几个褴褛的女人，就着月光洗东西。脑袋此起彼伏，像一颗颗没有刨净的土豆。

榔头问：“药水弄吗？”

有苏北口音“嗯”一声。

“你们别动，我去瞧瞧。”他收起缆绳，蹬离船舷，一脚踩进泥浆。

月亮扎进云团，天地暗下来。上头的星星，底下的豆油灯，跟针刺似的，刺出一点一点的亮。榔头脚高脚低，走几步，定住。耳廓一颤，听见人、猫、狗、鸡、猪猡，还有嗡嗡不明的响动，犹如水在煤球炉上，持续作声。

少时，月亮又出来。密麻麻的棚户，小丘似的垃圾堆，一洼洼的臭水坑，皆覆上一层蓝灰色。榔头瞪视良久。连日吊着的气力，泄空下来。面颊隐约作痒，一摸一手泪。他胸膛憋闷，必须张口震声，“娘为儿历经辛酸容颜改，娘为儿早生白发人已衰，娘为儿节衣缩食挑野菜，娘为儿望穿秋水盼成才，看今朝儿凯旋归来把乌纱戴，归心似箭回双槐，重见慈颜将娘拜，乐叙天伦笑颜开……”

这段淮剧《席棚会》，是跟唱香火戏的二伯学的。二伯跟他最亲，夸他聪明，说他会有出息。二伯五十五岁上，饶钹一扔，光着脚，满村跑，“阎王讨命来喽，做亏心事的别锁门哦”。两个堂哥说他撞了邪，将他绑在猪圈里。榔头的母亲不忍，时常偷偷送吃的。

榔头一念至此，唱声哽咽。一条狗听得不耐烦，扯起嗓门，粗暴回应他。他脑勺一闷，栽在地里，糊了满脸泥秽。突袭他的人，乘势往他背上踩两脚。一时数人齐上，拳砸，掌掴，脚踢。榔头蜷了身子，双臂夹护脑袋。有人掏他衣兜。“我日死你个婊生的，只只